

ACROSS THE UNIVERSE

上帝之速 I

天空的灯火

「美」贝丝·里维斯 (Beth Revis) 著 夜潮音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014038675

I712.45

2043

V1

上帝之速 I

天空的灯火

Across the Universe

[美] 贝丝·里维斯 (Beth Revis) 著

夜潮音 译



[712.45

2043

V1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北航

C1726133

273880310

Across the Universe By Beth Revis

ISBN: 978-1-59514-467-6

Copyright © 2011 by Beth Rev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Guokr Corporation Limit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LLC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and Beijing Guokr Interactive Technology Media Co., Lt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4730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 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之速. 1, 天空的灯火/(美)里维斯(Revis, B.)著;夜潮音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书名原文: Across the Universe

ISBN 978-7-302-34545-9

I. ①上… II. ①里… ②夜…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7125 号

责任编辑: 宋成斌 王 华

封面设计: 李笑冰

责任校对: 刘玉霞

责任印制: 王静怡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总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 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mm×210mm 印 张: 10.625 插 页: 1 字 数: 267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产品编号: 053320-01

献给我的父母，他们在自然中发现了科学；

以及

献给我的丈夫，他在技术中发现了科学；

因为

他们爱我，我在小说中发现了科学。

承蒙上帝恩宠

译者序

并非所有译者都有选择书稿的权力，也并非所有译者都在翻译他们钟爱的书。

而我有幸结识一些十分专业的编辑，得以遇见一些好书。其中之一就是“上帝之速”三部曲。

《天空的灯火》是这个系列的第一本书，也是作者的处女作。YA (young-adult) SF是近年来流行的，很好地填充了严肃的经典文学与量产的流行文学之间的空白，有既精致灵动又不乏打动人心的片段，受众人群也较为广泛。谁说我们长大以后不需要幻想，谁又能说我们长大以后不会被“希望”和“爱”的主题所打动？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关于飞翔的梦。

整个故事发生在一艘名为上帝之速号的宇宙飞船上，这艘飞船上有动物也有植物，有白天也有黑夜。共同生活着的有工人也有农民，有科学家也有艺术家，有医生也有领导人。他们在这里出生、长大、繁衍后代，直至死亡。是的，这是一个完整的、小小的城市，换用作者的话来说，上帝之速号犹如一只大大的囚笼，将飞船上的人们世代代禁锢其中，只有三百年后仍存活的一代人和那些从一开始就被冷冻封存的人们能够抵达终点——一颗未知的星球。

从悠远的古代到我们所生活的现代，再到想象中的未来；从历史悠久的东方到热情洋溢的西方。这之间的跨度涵盖了许许多多改变与差异，但人类的情感却是几千年的时间与几万公里的距离都无法改变的存在。于是在这个幻想中的、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宇宙飞船上，也便有了我们能够理解的爱恨纠葛，权力纷争；也便有了真相与谎言，善意与恶意，猜疑、妒忌与犯罪甚至杀戮；情感的介入让科幻小说也有了我们触手可及的质感和一呼一吸、一蔬一饭的真实。

其实，能够爱上这部书的我们也和上帝之速号上的成员一样，平和地接受现实、从中找寻着归属感与认同感，同时也在不断汲取着挣脱现实束缚的希望与勇气。

序

当我创作《天空的灯火》的时候，并不知道它会像现在这样“穿越世界”，让将近三十个国家的人们都能看到！这本书中的许多内容来自我的个人经历，我在一座小镇上长大，和那里的许多人一样，常常觉得自己受到束缚。乡下小镇的生活总是有许多局限，尽管并没有真的墙壁包围着我，我却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囚笼中。我所有的希望与梦想都在这座小镇之外，而我只恨自己没法尽快离开。

在这样的情绪下，我创造出了宇宙飞船上帝之速号，这是一艘航行在宇宙中的幽闭狭窄的小飞船，金属墙壁包围着船上的人们，让他们与世隔绝。

我们始终都会被某种事物所束缚——金钱（或是缺乏金钱）、家庭地位以及各种各样的责任。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都有狭小局限之处，这是我们共同的感受，无论我们生活在世界的何处。

如果说你们想从这本书中获得些什么，我希望你们能够获得希望。因为无论是什么束缚着我们，我们都必须拥有挣脱束缚所需要的希望、力量和时机，然后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做我们想做的事。写这本《天空的灯火》的同时，我正在教授世界文学的相关课程。我的学生的阅读材料之一就是但丁的《神曲》，在那部作品里，星星象征希望。当书中的人物一层层地深入地狱、希望尽失的时候，他们看不到星星。只有当他们看到天空闪烁的星星时，才有机会做出改变，向上攀升。这样的象征出现在我的《天空的灯火》中，也常常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希望永远都在，只要抬头仰望。

带着感激的心，看看你头顶的天空，天空中的星星，还有你身边的世界吧！

致谢

我要感谢企鹅/海雀团队的每一名成员——是你们让这本书得以面世。特别要感谢本·史朗克和吉莉安·莱文森，有你们才有这本《天空的灯火》，每一页都和你们的编辑工作与建议密不可分。同样感谢艾米莉·罗梅罗、爱琳·邓普斯、考特尼·伍德以及企鹅销售部的其他成员，还有才华横溢的设计师娜塔丽·苏萨。

如果没有梅丽琳·海菲茨的帮助，我不可能加入企鹅的工作团队，她给我安排了最出色的出版商。还要感谢珍妮弗·爱斯科特，是她为我牵线搭桥，找到了最完美的代理商。感谢你们用如此的热情引领我进入出版界！

成为作家最美妙之处在于拥有一群同样爱好写作的朋友。罗宾·坎贝尔和丽贝卡·卡尔森帮助我敲定了这本《天空的灯火》的初稿，希瑟·赞德尔和克里斯蒂娜·法利帮助我把故事打散，然后用更好的方式组合起来，而爱琳·安德森、P.J.胡佛和克里斯汀·马尔辛尼克帮助了我的《天空的灯火》最终完稿。

我这些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辗转于学校间，但目前为止，最棒的学校是我教了六年文学的这所伯斯高中。我要感谢我的学生们：你们是我的最爱。特别要感谢查理·怀特，是你最初在我的讲台上画下的那张关于鱼的画儿，给了我创造哈利这个角色的灵感。感谢我的朋友，同时也是我同事的劳拉·帕克以及我的另一位朋友珍妮弗·兰道夫（她并非一位教师，而且对此很是庆幸）对我写作事业的大力支持。

还有三位永远信任我的人，如果没有他们，我的名字也不会出现在这本书的封面上，他们是：我的父母泰德·格拉汉姆与乔安娜·格拉汉姆，以及我的丈夫柯尔文·里维斯。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艾米

爸爸说：“让妈妈先去。”

妈妈想让我先去。我觉得她是在担心当他们进入箱子、开始冷冻之后，我就会离开，回去过我的人生，而不是将自己也交托给那个冰冷透明的箱子。但爸爸态度坚决。

“艾米需要先看过程，你先去，让她看着。稍后她就会去，我也会跟她一起，我最后。”

“你先去，”妈妈说，“我最后。”

冷冻的时候必须赤裸着身体，这既是好处也是坏处，而且他们两人都不愿意让我看到他们任何一个脱光的样子（我也不想看到他们全裸的样子），不过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最好是妈妈先去；毕竟我们的身体构造更为相似。

除去衣服的她看上去骨瘦如柴，她的锁骨非常突出，皮肤像老年人那样薄如宣纸，而且满是褶皱。她平时总是以衣服遮盖的腹部，那下垂的、皱巴巴的肌肉，让她看起来显得更加单薄而虚弱。

在实验室忙碌的那些男人看起来对我母亲的裸体毫无兴致，他们对她的态度一如对待我和父亲。他们将她抬入那只干净的冷冻箱。冷冻箱看起来像一只棺材，但棺材里会有枕头，而且看起来更舒服些。这东西的样子更像个鞋盒。

“好冷。”妈妈说。她惨白的皮肤紧紧地贴着箱底。

“你很快就感觉不到了。”最前面的工作人员咕哝道。他胸前的铭牌上写着“艾德”。

当另一个工作人员哈桑把静脉点滴针刺进妈妈的皮肤时，我别过脸去。一根刺进她的左臂，勾在她肘窝的细密皱褶中；另一根刺进她的右手，探入她指节下的静脉。

“放松。”艾德说。他的口吻更像是命令而非建议。

妈妈咬住嘴唇。

袋子里的物质并不像水一样流动，而是像蜂蜜一样缓慢流淌。哈桑挤压着袋子，让里面的东西淌得快一些。那液体是天蓝色的，是杰森在班级舞会上送我的矢车菊的那种蓝色。

妈妈因疼痛倒吸着凉气。艾德取下她手肘处的空袋子上的一只黄色塑料夹子，红色的血穿过针头，被吸进袋中。妈妈的眼中满是泪光。另一个袋子里的蓝色黏液闪闪发光，流经母亲手臂的静脉时闪动着天空般轻柔色彩。

“得等它到达你的心脏。”艾德说着，看了我们一眼。爸爸握紧双拳，紧紧盯着我妈妈。她双眼紧闭，睫毛上缀着两滴热泪。

哈桑再次挤压袋中的蓝色黏液，她的嘴唇咬出了一道血痕。

“这种液体能让冷冻生效。”艾德侃侃而谈，就像面点师讲述自己如何用酵母让面包发酵那样，“没有它，细胞中就会形成小冰晶，进而割开细胞膜。这种液体能够让细胞膜更坚固，明白吗？冰也穿不破。”他低头看了一眼妈妈，“只不过过程会很痛。”

她面色惨白，躺在箱子里，动弹不得，仿佛动一动就会分崩离析。她看起来就像死了似的。

“我希望你好好看着。”爸爸低声说。他没有看我——仍然凝视着妈妈，他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

“为什么？”

“好让你在实际去做之前先了解清楚。”

哈桑不停地挤压着袋子里的蓝色黏液。妈妈剧烈地翻了片刻白眼，我以为她昏过去了，但她没有。

“快好了。”艾德边说边看着袋子里妈妈的血液。血流的速度慢了下来。

周围只有哈桑在按压装着黏液的塑胶袋时发出的沉重呼吸声，此外就是像垂死的猫儿发出的轻微抽噎，那是我妈妈发出的声音。

微弱的蓝光在妈妈手肘部位的针头闪了闪。

“好了，停！”艾德说，“已经全部注入她的血液了。”

哈桑拔出那些针头，妈妈吐出一声模糊不清的叹息。

爸爸拉着我往前走了几步。我低头看着妈妈，想起了自己去年在教堂也是这样低头看着祖母，我们当时对她道别，妈妈说她已经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但妈妈真正想说的是，祖母已经死了。

“怎么样？”我问。

“还不坏。”妈妈撒了谎，至少她还能说话。

“我能摸摸她吗？”我问艾德。他耸了耸肩，于是我伸出手，握住她左手的手指。她的手指已经冷得像冰一样，而她也没有回握。

“我们能继续了吗？”艾德问，他摇了摇手里的大号眼药滴管。

我和爸爸退后几步，但没离太远，不至于让妈妈以为我们要把她单独留在那个冰冷的棺材里。艾德掀开妈妈的眼皮。他的手指粗大、长着老茧，看起来就像是几支粗糙的木棍搭在妈妈纸样单薄的眼皮上。两滴黄色的液体分别落在她绿色的双眸上，艾德的动作很快——一滴，又一滴——然后他阖上了她的双眼。这之后她再没有睁开眼睛。

我猜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很震惊，因为，这一次，当艾德看向我的时候，他手中的动作停了好久，然后给了我一个宽慰的笑容。“免得她变成瞎子。”他解释说。

“没事的。”妈妈从鞋盒般的棺材中说道。即使她双眼紧闭，我也能从声音判断出她的眼中含着泪。

“管子。”艾德说。哈桑递给他三支透明的塑胶管。“好了，瞧，”艾德弯下腰靠近我妈妈的脸。“我要把这些放到你的喉咙里，恐怕会不太舒服，试着做吞咽的动作。”

妈妈点点头，张开了嘴。艾德将塑胶管塞进她的喉咙，妈妈干呕起来，腹部一阵剧烈的抽搐，颤抖一直蔓延到她干裂的唇上。

我偷瞥了一眼爸爸，他的眼神冰冷而又严肃。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才平静下来。她仍然在努力吞咽，脖颈的肌肉蠕动着，以便适应这几支塑胶管。艾德将塑胶管穿过位于妈妈的头部附近的，这只鞋盒棺材上方的一个孔洞。哈桑拉开抽屉，抽出一团电线，他将一束色彩鲜艳的电线放进第一支塑胶管中；然后拿起一支末端连着小盒子的黑色长电线，放进第二支塑胶管；最后将贴有一小块矩形的黑色塑料片，看起来像是太阳能电池板的光纤电线，塞进第三支塑料管。哈桑将电线全部插入艾德装在孔洞上的、位于棺材顶端的一个小小的白色方盒里，我这才意识到这只冷冻箱只不过是结构复杂的包装箱而已。

“说再见吧。”我抬起头，惊讶地向那个和蔼的声音望去。艾德背对着我们，在计算机上打着字；刚才的那句话是出自哈桑的口，他鼓励地对我点点头。

爸爸拉着我的胳膊，示意我靠近妈妈。这……这不是我想看到的她最后的样子。她的眼睛上结有黄色的硬壳，喉咙中塞着装有电线的塑胶管，静脉里流动着浅浅的天蓝色。爸爸吻了她，含着那些塑胶管的妈妈微微一笑。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她的肩也是冰冷的。她发出咯咯的声音，我凑了过去。我听到了三个声音，事实上是模糊不清的三个字。我握住她的手臂，我知道透过那些塑胶管，她想和我说的是一——

“我爱你”。

“妈妈。”我呢喃着，抚摸着她纸样轻薄的皮肤。从我七岁的时候起，除了“妈妈”我对她再没有过别的称呼。

“好啦，就这样吧。”艾德说。爸爸的手搭上我的臂弯，轻轻地拉了拉我，我抽开了手。他改变了策略，搭上我的肩，努力让我转过身来，将我拥进他坚实的怀抱，这一次我没有抗拒。艾德和哈桑抬起一条看上去像是医院用的消防管一样的东西，将泛着天蓝色光泽的水灌进鞋盒棺材里。水没过妈妈的鼻子时，她咳嗽起来。

“吸进去就好，”艾德的喊声盖过了水流声，“放松。”

一股气泡穿过蓝色的液体，隐去了她的面庞。她摇摇头，拒绝相信这种水不会淹死她，可没过多久她就放弃了。液体将她整个人埋没。艾德关闭了水管，涟漪也渐渐平息。水面平静下来，她也静止不动。

艾德和哈桑盖上了鞋盒棺材的盖子，将箱子推进后面的墙壁上的一扇小门。直到他们把小门关上后，我才注意到墙上有许多扇这样的小门，就像停尸房那样。他们拉下拉杆，嘶嘶的气流从门后逸出——冷冻的过程就此结束。一秒钟前妈妈还在那儿，一秒钟后，能证明她是妈妈的一切都已冰冻停滞。接下来的三个世纪，她将一如死去般安详，直到有人打开这扇门将她唤醒。

“下一个是这个女孩？”艾德问。

我走上前去，攥起拳头好让双手不会发抖。

“不。”爸爸说。

还没等爸爸继续说下去，艾德和哈桑已经开始准备另一只鞋盒棺材了。他们并不介意躺进去的人是我还是他，他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

“怎么了？”我问爸爸。

“接下来是我，你的母亲肯定不会答应——她觉得你又会退缩，决

定不和我们一起。好吧，我会让你来选择。接下来是我，然后，如果你想离开，不想被冷冻起来，那也没关系。我已经告诉了你的叔叔和婶婶，他们现在就等在外面，一直等到五点钟。在他们将我冷冻之后，你可以离开。我和你妈妈都不会知道，几个世纪都不会知道，一直到我们醒来的那天。如果你决定活下去而不是被冷冻，我们也不要紧的。”

“可是，爸爸，我——”

“别说了，强迫你进去并不公平。当你不用面对我们的时候，更容易做出自己的选择。”

“但我向你发过誓，我也向妈妈发过誓。”我失声道。我的眼中燃烧着痛苦，我努力闭起眼睛，两行热泪从我脸颊滑落。

“没关系，让你遵守这个誓言太沉重。你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你想留在这儿，我也理解，我给你留了退路。”

“可他们不需要你！你也可以和我一起留在这儿的！你对这个计划而言根本不重要——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是军队的人！战场分析家在新星球上能有什么用处？你可以留在这儿的，你可以——”

爸爸摇了摇头。

“和我一起。”我喃喃着，尽管要求他留下也是白费力气。他的心意已决。而且我的话并不正确。爸爸的指挥权排位第六，虽然他不会成为最高指挥官，但地位也相当高了。妈妈也很重要，在基因分割学方面没有人比她更优秀，他们需要她帮助开发可以在新星球上种植的作物。

我是唯一不被需要的人。

爸爸走向帘幕后脱去衣服。当他出来的时候，艾德和哈桑让他用一块毛巾遮住身体，走进冷冻箱。他躺下的时候他们将毛巾抽去，我强迫自己只注视他的脸部，免得让我们两人难堪。但他的面容流露出痛苦，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爸爸这副表情。这让我的内心纠缠着更多的恐惧和迷茫。我看着他们插入那两枚针头。我看着他们阖上他的双眼。我试

图藏进自己的内心深处，抑制我头脑中不断回响的惊恐尖叫，我站得笔直，背脊似铁，面色如石。当他们将塑胶管塞进爸爸的喉咙中时，唯一一次，他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的心底窜出一阵战栗，弥漫全身。

在他们将蓝色液体注满他的箱子之前，爸爸伸出手，翘起小指。我将小指勾住他的小指。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在承诺说，一切都会顺利的，我几乎相信了他。

当他们填满了他的冷冻箱，液体盖住他的脸孔时，我大哭不止。然后他们盖起盖子，将他推入停尸间，一股白气从门缝间飘出。

“我可以看看他吗？”我问。

艾德和哈桑对望了一眼，哈桑耸了耸肩。艾德再次拉下那扇小门的拉杆，拖出鞋盒样的棺材来。

爸爸就躺在那里，半透明的液体已经冻成了固态，但我知道，那就是爸爸。我将手放在玻璃上，希望能够透过这层寒冰感受到他的温暖，但这希望很快就落空了，玻璃冰冷得刺手。哈桑装在爸爸的冷冻箱上的电线盒闪烁着绿色的光芒。

冰下的他看起来不像我的爸爸。

“那么，”艾德说，“你是准备做接下来的那个，还是想早点离开？”他将爸爸的棺材盒推回墙上的空位中。

我抬头看艾德，双眼盈满泪水，而他的表情缓和下来。他看上去有那么一点像独眼巨人。“我……”

我的目光转向出口，扫视过房间另一侧的冷冻设备。门外有我的叔叔和婶婶，我爱他们，和他们一同生活也会很幸福。出去以后还有杰森，还有瑞贝卡、海瑟、罗宾和我的朋友们。外面的世界有山、有花、有天空，是地球。门外是地球，以及人生。

但我的目光又落在了墙上的小门上，在那些门后是我的妈妈，还有爸爸。

我在脱衣服的时候哭了起来。杰森是第一个看到我赤裸身体的男孩，只有那一次，在我知道了自己即将离开地球的一切、也即将离开他的那个晚上。我不希望在这个星球上最后看到我身体的男人是艾德和哈桑。我试着用双手和手臂遮掩自己的身体，但艾德和哈桑却让我放下双手，让他们能够顺利地插入针头。

噢，上帝，我看起来一定比妈妈更不堪。噢，上帝。噢，上帝。我同时感觉到冰冷和灼热。当蓝色黏液流入我的身体时，我感觉到自己的肌肉绷紧了。我的心脏想要用力跳动，想如同恋人敲门那样敲打胸腔，可蓝色的黏液阻止了它，让它慢——下来，不再是砰砰砰砰的强有力的心跳，而是砰……砰……

……砰……
……
……
……
……
……
……

艾德掀开我的眼皮，噢！冰冷的黄色液体滴入我眼睛，像胶水一样黏住了我的双眼。噢！

我什么也看不到了。

他们中有一个人——也许是哈桑——敲了敲我的下巴，我顺从地张开嘴。显然张得还不够大——塑胶管碰到了我的牙齿，我将嘴张得更大。

紧接着塑胶管被深深地、有力地插入了我的喉咙。它们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柔韧，感觉就像是往我的嘴巴里插进了一支涂了润滑油的扫帚柄。我一次又一次地干呕起来，我尝到了胆汁和围住塑胶管的铜环的

气味。

“吞下去！”艾德在我耳边大声说，“放松！”

他说起来当然容易。

接下来的好一会儿，我的胃里刺痛不已。我能感觉得到哈桑将那个小小的黑盒子装在我的棺材外面的时候，那些电线在我的身体里进进出出。

一阵拖曳声传来，是那根消防管。

“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报名参加这个。”哈桑说。

一阵沉默。

又一阵金属声——那根水管打开了。冷冷的液体泼洒在我的大腿上。我想伸手去遮掩，但身体却无力挪动。

“谁知道呢，”艾德说，“这儿的情况也不怎么好。第一次经济衰退以后就什么事都不对劲了，更别提第二次了。财政资源交换联盟的建立本该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不是吗？现在却是除了这份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之外没别的可做了，而且等到他们都进入冷冻状态以后，我们的活儿也就结束了。”

又一阵沉默。现在冷冻液已经漫过我的膝盖，寒冷渗入了我身体上原本温暖的部分——我的膝关节、腋窝还有乳房下方。

“他们给的东西不值得放弃一辈子。”

艾德冷哼一声。“他们能给什么？他们给的是一辈子的薪水，一次付清。”

“在一艘三百零一年不能着陆的飞船上，这些钱一文不值。”

我的心停跳了。三百……零一年？不——这不对。只有三百年。不是什么三百零一年。

“那些钱足以确保一个家庭摆脱困境，也许还能做出些改变。”

“什么改变？”哈桑问。

“改变生死，现在可不像我们儿时那样啦。别管总统怎么说，财政法案并不能填补亏空。”

他们在抱怨什么？谁在乎什么国家债务和工作机会？继续说多出来那一年的事啊！

“不管怎么说，一个人总有时间去想那些事情的，”艾德继续道，“思考他自己的选择。为什么他们又推迟了发射？”

冷冻液已经没过了我的耳朵，渐渐填满我的棺材盒；我抬起头来。

推迟？推迟什么？我试着含着塑胶管说些什么，但它们填满了我的嘴巴，挤压着我的舌头，让我说不出话来。

“不清楚，好像和燃料还有探测器的反馈结果有关。但他们为什么还要让我们按计划进行冷冻呢？”

冷冻液蔓延得更加迅速，我转过头，让右耳能够听见他们的谈话。

“谁在乎？”艾德反问，“反正他们不在乎——他们全程都只要睡过去就成。他们说这艘飞船要花三百年时间才能到达另一颗星球——再多一年又能怎样？”

我试图坐起来，我的肌肉僵硬而迟钝，但我奋力挣扎着。我再次试着说话，发出一些声音，什么声音都好，但冷冻液已经没过了我的脸。

“好了，放松！”艾德贴近我大声说道。

我摇了摇头，上帝啊，他们不知道吗？一年的时间足以改变整个世界！我可以和杰森多待一年，再多度过一年的人生！我签字的合同上写的是三百年……不是三百零一年！

温柔的双手——是哈桑吗？——将我按回冷冻液中。我屏住呼吸，试图直起身子。我想要属于自己的一年！我最后的一年——再一年！

“在里面呼吸！”艾德的声音低沉地响起，在冷冻液里几乎无法分辨。我试着摇头，但我脖颈的肌肉僵硬，我的肺不听使唤，冰冷的冷冻液也冲进了我的鼻腔，流经那些塑胶管，流进我的身体。